

飘香一剑系列

# 流星双剑

台湾 ● 古龙著

中国工人出版社



# 流星双剑

飘香一剑系列

台湾●古龙著



中国工人出版社

**(京)新登字 145 号**

**责任编辑:董民**

**封面设计:永利**

**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**

流星双剑/古龙著.-北京:中国工人出版社,1995.3

(飘香一剑系列丛书)

ISBN 7-5008-1764-9

I.流… II.古… III.侠义小说:长篇小说-作品-中国-当代 IV.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95)第04374号

**飘香一剑(1-5辑)**

(台湾)古龙著

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鼓楼外大街)

北京经纬印刷厂印刷,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1995年3月第一版,1995年3月第1次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:72 插页:10

字数 1380千字 印数 8050册

ISBN 7-5008-1764-9/I·458

(全五册)定价:69.80元(本册 14.20元)

## 内容简介

剑花可以满天，但人肠岂能断，一个碎心的剑客，可以杀尽天下人，却斩不断心中的情丝，于是……。

一个光明磊落的大侠客，可以独霸江湖，领袖武林，但却让自己的情人去爱一个恶徒、浪子，因为……。

美人欺花胜雪，风华绝代，一向觉得自己情人是空前绝后的英雄好汉，但她却当着情人的面去爱一个人人痛恨入骨的男人。

无人会相信世上会有这样的事，但这样的事却实实在在地发生了，非但合理，而且能让每一个闻者泪下。

然而，江湖险恶，人心难测，邪恶之人怎能看邪恶之人走上正途，于是，剑光刀影，诡计迭出，演出了一场场惊心动魄的争杀，一幕幕比争杀更惊心动魄的斗智，搅得江湖尸横遍野，搅得人性的天空血雨纷纷。

本书是当今著名武侠小说巨匠古龙先生对读者的又一大精心奉献，展示了人性中最伟大的一面，也展示了人性中最丑恶的一面，使人读了，不但赏心悦目，还会有许多理性的启迪。

## 目 录

第 一 章：北斗神君	(1)
第 二 章：青衣少年	(9)
第 三 章：血手印	(21)
第 四 章：狮子崖	(41)
第 五 章：两朵玫瑰花	(53)
第 六 章：千手上人	(69)
第 七 章：滨阳镇	(82)
第 八 章：飞花谷	(103)
第 九 章：冷面四杰	(122)
第 十 章：阎罗古殿	(141)
第 十 一 章：风尘异人	(161)
第 十 二 章：黄沙岗	(179)
第 十 三 章：起死同生	(197)
第 十 四 章：断魂香	(205)
第 十 五 章：岐黄圣手	(215)
第 十 六 章：湖滨别墅	(226)
第 十 七 章：白衣女郎	(236)
第 十 八 章：五福客栈	(254)
第 十 九 章：平山堂	(263)
第 二 十 章：青螺渚戮	(272)
第 二 十 一 章：翠隐庄	(277)
第 二 十 二 章：寺 庙	(290)
第 二 十 三 章：梅花岭	(301)
第 二 十 四 章：三条巨舟	(313)
第 二 十 五 章：血溅江边	(325)
第 二 十 六 章：玄经始迷	(338)

第二十七章：三花追魂·····	(351)
第二十八章：惠心寺·····	(364)
第二十九章：横云小筑·····	(373)
第三十章：唐牛计·····	(386)
第三十一章：移花接木·····	(400)
第三十二章：奇遇·····	(416)
第三十三章：幕云洞·····	(433)
第三十四章：群魔覆没·····	(441)
第三十五章：大结局·····	(454)

## 第一章 北斗神君

悬涯瀑布飞，玉龙挂寒空。

这两句诗就是昔人称咏越女湖飞瀑的。

越女湖位于奥南丰庆东北四十里，层峦叠翠，树木蓊郁，由庆云寺攀出而登，直至鼎湖，峭壁千丈，悬瀑自天而下，声震山谷，绚丽壮观之极。

雷雨过后，皓月涌照朗空。

越女湖山顶如同蒙上层白纱，分外清新幽丽。

这样的名山胜景，如果有血腥味极浓的江湖人物光临，就太煞风景了。

数声清啸腾起，高亢悠亮。

峭壁飞瀑之上，忽然出现一条身影，跟着，又有七条身影在乌松藤罗间，倏隐倏现，飞扑崖顶，宛如天娇神龙。

眨眼间，均如星丸弹泻，立在先来之人面前。

月色映照之下，只见后来七人，僧、俗、道均有，形态不一，唯有相同者，是他们神情凝得，炯炯逼视着先来一人，蓄势运劲，如临大敌。

先登上崖顶的人，是个红面虬须的高大老者，身穿一袭细麻夏布长衫，右掌执着一柄乌光闪亮的精钢褶扇。

那七个先后落在他的身前，布立七星阵式。他用双目闪电般地扫了他们一眼，脸上毫无惧色，大笑道：

“今晚一聚，乃老夫生平第一快事，哈哈，血掌罗汉、燕云无常、邓都三煞、三手人魔、北斗神君，怎么还缺少一位催命判官，想来他已先七位去地府报道了。”

七人脸上都禁不住一热。



北斗神君冷笑道：“沈天风，想我等同沈兄俱属神州九凶，理应同仇敌忾，与那些自命名门正派人物，较一长短。然而……”

他顿了顿，接着说：“十年前，沈兄与我等同在此处破除万难，才取一部《玄天经》、说好九人合修，怎奈廉兄竟不顾道义乘机窃去。之后你不但念旧情，反而到处与我等门下为敌，动则诛戮无辜，是可忍孰不可忍，所以我们七人探出沈兄还是隐身鼎湖，相约远道赶来相聚……”

话音未落，沈天风忽地狂笑起来：“好说，好说，七位此来不是为了《玄天经》，我何德你能，敢劳七位相聚。”

血掌罗汉最性暴，翻开双眼，大喝道：“姓沈的，这不是你卖嘴皮子的时候，废话少话，快点献出《玄天经》来，尚可饶你一死。”

沈天风轻蔑地哼了一声，还没等说话，就听北斗神君冷冷地说：“姓沈的，我等来意已明，没有为难你的意思，想那《玄天经》博大精深，疑难费解，以一人之力，难期大成，象沈兄耗费十年光阴，恐未有多少心得，何不取出，集八人的心智参悟发扬光大，岂不更好。”

沈天风哈哈一笑，声调尚越激昂，震人心弦，在夜空中回荡，竟压住了足下鸣声如雷的瀑声。

他正容说道：“当年，我取《玄天经》时，心知只要《玄天经》随便落在你们任何一人手中，必引起杀身之祸。我和你们相处日久，难道还不知你们的为人，所以……”

血掌罗汉说：“所以你就趁夜盗去《玄天经》。”

沈天风说：“我想诸位还是各返居处，善集真如为是。那部奇书若被你们得去，江湖上又掀起一场滔天浩劫，误已误人啊。”

北斗神君微笑道：“你有意想独占这部武学秘笈吗？”

沈天风伸手从怀中取出一只小匣来。

这时候，山风疾劲起来，中天一轮皓月，发出淡淡光辉，清



澈无比，纤毫毕现。

七凶那十四只精光慑人的眼睛顿时都落在沈天风手中那只长六寸，宽约三寸的小匣，露出了贪婪的目光。

沈天风脸上带着笑意，说：“以我一人之力，难以参悟出这部精绝上乘武学，我自知今生无望阐释疑窦，又不忍丢弃，所以……。”

北斗神君说：“所以怎么样？”

沈天风说：“所以我用本身三昧真火将这铁匣凝练融成一体，无论多锋利的兵刃也难以启开。诸位不必妄想，不如弃掷寒潭之内，以待有缘。”

他说着，作势欲将这只小匣往那飞瀑之下掷去。

就在这时，邓都三煞身如闪电扑出，各个五指疾探，向那只小匣习攫。

铁匣才脱出沈天风手中五寸，倏又被沈天风抓住，脚下一动，斜闪出一丈开外，身法极快。

他才一沾地，北斗神君和血掌罗汉双双扑上，各劈出一掌，激起一阵狂风，如雷霆万钧般攻到。

沈天风一声长啸，疾射而起，他身在半空之际，北斗神君一招“勾魂夺命”，向他前胸撞来，胸后血掌罗汉亦拍出一掌，都是迅如电火，巧快绝伦。

沈天风脚下一用力，忽地平空上升八尺，双臂一张，迅疾无比，飘落在两丈远近。

这一来，沈天风本是想以身诱敌，使他们自乱七星阵式。果然，七凶心被《玄天经》所诱，利令智昏，各自为战。

沈天风脸上的笑容一下子消失了，把《玄天经》飞快地塞进怀中，掌扇齐施，指东打西，指南打北，全不依章法向七凶攻去。他身形飘忽不定，俱是凌厉致命的招术。

七凶连声怪叫，一齐出手，拦截沈天风。他们均是名声显赫

## 流星双剑

一时的武林魔头，功力奇绝，非一时半刻可见胜负。

只见夜月星辉之下，免起鹤落，那怒啸娇喝之声，此起彼落，震动山谷，将这水秀山清中平淡了几分恐怖。

忽然间，两道寒光闪动，但见剑气惊天，寒星万点均朝沈天风落下。

七凶知道今晚不能将《玄天经》得手，若再被沈天风拿到，日后必不能安稳，所以，北斗神君和燕云无常都拔出宝剑，展开最厉害的杀手。

二柱香的功夫过去了，八人身上均带了重伤，沈天风仗着身法诡奇，飘忽不定，才能支持这么久。

月西星寒，八人均负伤累累，筋疲力尽，都有力不从心之感。忽地一声惨叫，邓都三煞中的老二被沈天风奋起一掌打得飞了出去，坠下千丈飞瀑之下。

那声惨叫，凄绝人寰，不忍入耳。

但沈天风也已力竭，身形缓了下来，被北斗神君一招“周处斩蛟”，剑光一闪，他右掌被齐腕斩下。

血，如泉涌。

紧接着，他前胸亦中了血掌罗汉一掌，一股血箭从口中喷了出来。

沈天风一咬牙，铁扇挥出，迅疾无比，千重扇影，顿时将六人逼出五尺。

六人再次扑了过来，来势更凶猛。

沈天风掣出那匣《玄天经》一晃，怒喝道：“你们再进一步，我就将它扔到越女湖寒潭里。”

六人果然同时停住了脚步。

血掌罗汉狞笑着道：“姓沈的，你已经中了我一掌无法再活一个时辰，快把它交出来，还可容你全尸。”

邓都三煞中的老大，老三，一齐扑了过来，却被北斗神君拦

住了。

他冷冷地说：“你们想报兄弟之仇，我不反对，但只要取得《玄天经》，沈天风你们怎样处置都行。”

邓都双煞没有说话，双眼凝视着那只铁匣上。

沈天风逼住左腕的血喷，但面色苍白如纸，完全不象先时红光满面，但他一见这一计收效，暗暗高兴。

他却佯装神色惨然，说：“我现在知道了，人力不可胜天，这《玄天经》，苍天不让我保存，那就给你们吧。”

他说完，右掌一甩，那只铁匣往右侧的林莽中飞去。

沈天风真力已竭，身形摇晃欲倒。

就在这时，沈天风不远处的一块嶙峋怪石之后，忽然跳出一个人来，将他背起，几个起落，隐没在密林中。

片刻。

越女湖的绝壁尽瀑之上，斜目光辉照耀。

山风，树涛，瀑雷。

一片人间仙境。

晨雾正浓，细雨霏霏。

山洞很隐蔽。

沈天风面色苍白，闭眼，无语。

他盘膝坐在地上，行气运动。在他身后还站着一个五旬上下的老者，双眉紧蹙，凝视着沈天风，神情不胜忧虑。

晨雾，渐渐消失。阳光笼罩大地。

沈天风苍白的脸上透出丝丝红晕，睁开双眼，目光黯淡，充满了感激。

那老者笑了，脸上浮出歉疚之色，说：“我得到你的飞鸽传书，便星夜赶来，怎奈还是来迟一步，害得你断腕伤胸。”

沈天风淡淡一笑，说：“你和我是什么交情，何必说这样见外

的话，亏得贤弟相救。”

他双眼仰视洞顶，若有所思，忽地又说：“如果不是九年前我带你来过这里，你怎能背着这到这里，现在他们如果你手中夺我过去，一定会寻找你的下落。”

他声音微弱，频频喘息。

那老者脸上流露出难过之色，说：“你不可多说伤神，此时还须静养为是。”

沈天风摇了摇头，说：“你不用替我担心，我只要调摄得法，还可活上十年，只是今天不能再用武功了。”

他双眼中禁不住流出泪光，哀莫大于心死，一个嗜武若命的人，一旦丧失了功力，怎不万念皆灰。

那老者脸色神情黯然，说：“沈兄，你既然知道他们一定会来找你，为何不避开他们。”

沈天风脸上浮现出一丝得意的微笑，说：“我怎能想不到，只是……”

那老者说：“只是什么？”

沈天风说：“我名列神州九凶之一，生平积恶难敌，自从十年前得了《玄天经》后，才回头向善，一心专修武学，然而……”

他面色顿转惭愧，说：“我读书太少，而《玄天经》满是古代文字，我……”

他说着，喘息加重，微弱乏力，从怀中取出一只小瓶，倒出三粒异香扑鼻的药丸，吞服腹中。

那老者闻言忍不住问道：“那你为什么还要将《玄天经》甩掷出去，六凶中任何一人得到它，岂不又要横行江湖了吗？”

沈天风调息了一会儿，气力方觉复平，又睁开眼睛，说：“亏你还是名功天下的钱塘渔隐韦长啸，怎么将我觉得这么没用。我已将《玄天经》中物精奥择要的地方，抽换了十七页，唯恐露出痕迹，便将纸页薰黄，可说是天衣无缝……”

话音未落，韦长啸拍手大笑，说：“好计策，令他们自相残杀去吧。”

沈天风神情黯然，说：“我这样做，是因为昔年他们的所作所为，都是天下人共愤的事情。”

他顿了顿，接着又说：“我请你来是为了拜托你几件事。因为我已不能再在江湖上走动了，从此绝迹江湖。”

他说到这里，禁不住热泪盈眶，哽咽起来。

韦长啸也禁不住一阵伤感。

沈天风也是神州九凶之一，曾经也做过许多恶事，如今断腕伤胸，认为自己是罪有应得，他伤本不至于死，还能在江湖上行侠仗义，做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。

但是，他已经心灰意懒，趋于消极。

韦长啸长长地叹了一口气，说：“你有什么事，我只要还有一口气，永不失信。”

沈天风说：“我自幼受青城派救护，如果你遇上了青城门人危难，一定不能坐视不救……”

韦长啸点了点头。

沈天风说：“《玄天经》乃是绝世奇学，是武林中罕见的上乘武功，不能在我手里失传。

他说着，就从怀中取出两块佩玉，一红一白，莹洁丽润，说：“世上无人不知我冷面僻心，不近人情，无论黑道白道，均痛恨我入骨，而我还夸下海口，只要一遭败绩，从些便隐居荒谷，绝迹江湖。

韦长啸说：“现在你要遵守诺言了。”

沈天风点了点头，说：“我不想让《玄天经》上的武功因我而绝。你日后如果遇上根骨奇佳，秉性善良的少年，便把这红色玉佩给他，让他来找我。”

他心目中透出一丝异光，说：“如果有人请我再出江湖一次，

得让来人拿着这枚白色玉佩，而且还要带一颗“玉莲神丹”不可，言尽了，请你回钱塘吧。”

他说罢，闭目不语。

韦长啸内心异常难过，说：“你我今日一聚，难道就是终生永别吗？”

沈天风睁眼笑着说：“我在离开世间之前，必与贤弟再聚上一次。”

韦长啸说：“沈兄，还有什么事吗？”

沈天风说：“催命判官朱同昨晚未来，定是被他们杀了。我也就没有别的事了。”

他说完，紧闭双眼，两颗泪珠，顺着脸颊缓缓流了下来。

韦长啸很难受，勉强说：“那么小弟就走了……”

洞中，光线昏暗。

只有一个虬须断腕的老人瞑目而坐，不管洞外春暖花开，还是秋枫似火，只觉世事如梦，万念如空……

岁月漫长。

沈天风只能瞑目而坐，缅怀追思。

谁言今古事难穷，大抵荣枯总成空，惆怅凄凉两回首，暮林萧索起悲风。

道尽英雄老去，晚境难堪之意。

六年之后，一部残缺不全的《玄天经》竟在武林中引起了轩然大波，血流成河，这是沈天风没有想到的……

## 第二章 青衣少年

秋风萧索，云高雁远，尘砂漫天中挟着萎黄的落叶，旋起又飘落，小径、田垅，堆积得厚厚的一层枯叶，寒林悲啸，这情景的确凄凉。

在洪泽湖以东有一处天风养马场，圈了数以千计的骏马，只见一群群的马匹，昂首来回驰骋，长嘶激云。

残阳西坠时，牧场外来了三骑，“蹶！蹶！”的蹩过天风牧场栅门，显然是经过长途跋涉，不堪劳累所致。

骑上人均是一脸风尘之色，满身沾满黄尘。

为首是一个浓眉黑脸汉子，只听他说：“我看马匹已是不堪乘骑了，不如在天风牧场中选购三匹，打住一宵，再为赶路如何？”

其他二人只点点头，不发一声，眼神内不时现出疲倦色彩，双肩无力的下垂，看样子是一路飞奔而来，在不眠不休状态下，星夜兼驰所致的。

有什么要紧重大事件，值得他们如此重视？这的确使人怀疑。

萎黄地盈尺牧草，迎风翻浪，一望无际，远处一列列的牧舍，炊类袅袅随风摇曳。

暮霭苍茫中，三骑拖着沉重的脚步，一蹶一颠挨近牧舍，骑人歪斜着身子，左右摇晃，人也累了，马也伤疲了。

只见牧舍走出一个青衣少年，因为长年在牧场中雨淋日晒，面色显得有点黄黑晶亮，可掩不住那英俊轩昂的气度。

那少年迎着马匹快步如飞牵过缰绳，仔细打量了三骑蹄铁一眼，眉稍一皱，道：

“三匹马都病啦，而且病势严重，三位是否听说过咱们天风牧场中，有位姓常的老人，擅治马匹疑难杂症，特来求治吗？”



浓眉黑脸大汉无精打采地摇摇头道：

“小老弟，咱们是医马来的，可否请老弟通报场主，说飞天三妖想住一宵，明晨再选购三匹好马离去。”

那少年哦了一声，道：真不巧，场主今晨去江都有事，三两天还不见得一定返回牧场。”

说着，搓了搓手，又道：

“这样吧，在下一间卧室很宽敞，三位若不嫌委曲，就请合住吧！”

黑脸大汉大喜道：

“小老弟，你真豪爽。”

说着，三人同跃下马匹。

那少年微微一笑，引着三人走进一间木房。

这间房很宽敞，其中一半是木板钉成一层炕榻，大约可容四五个人合宿，之外是一张木桌，几张板凳。

少年燃着桌上一盏油灯后，笑道：

“三位且请宽坐，待在下送点酒菜与三位食用。”

说着，走出室外。

片刻之后，少年提着一个食盒入内，取出一大盘酱牛肉，及一大盘热气腾腾的蒸馍，另外四副杯筷，一壶酒。

这飞天三妖连日人不离鞍，马不停蹄地日夜奔马，饥渴交加，一见酒馍、牛肉，萎靡的神色不禁一振。

黑脸大汉不由喜笑颜开道：

“小哥，你真会待客……你贵姓呀？看来你也会武，是吗？”

少年一手斟酒，一面笑道：

“在下姓铁，草字鹏程……牧场中人都知道一些拳脚，不然，焉能制伏劣马。至于说到真正会武，那就不值一提了。”

飞天三妖仔细地打量铁鹏程数眼，见他眼神与常人无异，太阳穴亦不现隆起，就知所说不虚。

他们四人起先谈论着养马及马性，数杯酒下肚，飞天三妖话也说开了，天南地北，无所不谈，对他们此次往河南披星追月赶来，为的是追赶一个名叫齐落磊的人，句里话间，隐隐带出“玄天经”字眼。

铁鹏程从他们谈论中间，得知浓眉黑脸汉子名慕容香，其他二人名徐鸮、任炳利，别的均不知情了。

酒饭既饱，铁鹏程由别处借来两付被头，飞天三妖连宵不寐，倒卧榻中，片刻就鼻息如雷，呼呼睡去。

只有铁鹏程睁着一双大眼，仰视屋顶承尘，他早就憧憬着外界风光新奇，总想有朝亲临目睹，他闻听飞天三妖津津称道江湖所见所闻，越发加深了他的向往。

草原的风，锐啸刺耳，夹着数声马嘶，一丝迷蒙月色，从窗框间透入，铁鹏程只辗转不寐，思潮纷歧……

他只是一名孤儿，为天风牧场主灵云剑郑胜收养，随在牧场中长大，弹指岁月已有八年多了……

最近数年，他有时躺在干草堆上，眼见蓝空的悠然浮云，振翅翱翔的飞鸟，不禁身化其中，倍加神往，自觉长年局促于牧场小天地中，磨损了他那凌云志气，有几次总想开口出外历练，但想到场主抚育之恩，溜出口边的话，又重咽了回去……

翌晨，飞天三妖选购了三匹健马，给了价银，殷殷向铁鹏程致谢后，跨鞍绝尘驰去。

铁鹏程目送久之，马后的扬尘，滔滔滚滚，愈去愈远，只剩下三只小黑点，杳入云天苍茫深入……

这勾起了铁鹏程无限的沉思，两只忧郁的眼神，痴痴发怔，半晌，微叹一声，缓缓转过身躯，走向木屋而去。突然，他眼珠一转，好似作了什么决定，转向快步如飞，往另座木屋走去。

他走在门外，见房门紧紧闭着，迟疑了一下，用指节轻敲两